

第二十二章 平起平坐

七月的下午，陽光明媚，外灘路33號英國駐滬總領事館內花園的那株上百年的廣玉蘭，枝葉繁茂，在草坪上形成一片諧意的樹蔭。樹蔭之外，生機勃勃的紅白相間的小花，點綴著結實的草坪，一直延展到那棟1870年大火後重建的清水磚為牆、蝴蝶瓦為屋頂的領事館大廈。樹蔭之內，放著十幾把白色的帆布靠背折椅，大英帝國駐上海第十九任總領事巴爾敦（Sydney Barton）正在這裡和公共租界行政管理人士和公眾領袖開會，討論處理老閘捕房槍擊事件的善後方針。

巴爾敦總領事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一頭卷發，穿著亞麻布的夏季西裝。他是個煙斗狂，他的座位兩側都放著茶幾，茶幾上各放著一隻藤籃，左側茶幾上還放著一本中文雜誌。左側茶幾上的藤籃裡放著花櫚、杜鬆、楓樹、檉木、憶木、櫻樹、橋木等各種木材制成的幾十隻煙斗，巴爾敦從左側那隻藤籃裡隨意拿起一隻煙斗，填上煙絲，抽完一筒把煙斗放到右側茶幾上的藤籃裡，然後又回到左側茶幾的藤籃裡拿起下一隻煙斗，開始抽下一筒。如此重復，直到左側茶幾藤籃裡的煙斗全部轉移到右側的藤籃裡。據巴爾敦總領事說，他煙斗癮這麼凶是有益健康的，在開始抽煙斗前，他經常患這樣那樣的流行病。自從抽上煙斗後，就百邪不侵，再也沒有什麼病痛了。

今天被巴爾敦總領事召來開會的有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費信悖（Stirling Fessenden），前工部局總董皮爾斯（Edward Charles Pearce），前工部局總董史密斯（Alfred Brooke Smith），巡捕房總督察麥克尤（Kenneth John McEuen），副總督察愛德華巴雷（Edward Ivo Medhurst Barrett），工部局法律顧問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合伙律師拉亥脫、勞敦、葛立芬，以及副領事蒲納德（John Thomas Pratt）。

巴爾敦總領事從去年九月一日至今年五月十九日回倫敦述職，在此期間，蒲納德副領事代行總領事職務，經歷了所有麻煩事情的起步階段，所以巴爾敦要這位副領事出席今天的會議。

巡捕房總督察麥克尤，高瘦黝黑。他沒有前任總督察布魯斯那麼響當當的職業軍人背景，卻是一位在香港接受專為殖民地培養的科班警務人員。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國最高法院的一名助理法官，他本人的成長過程卻全部在遠東完成。

在受邀開會的人士還沒有到齊前，巴爾敦總領事向總督察麥克尤詢問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干部編制情況。

“自下而上，目前的干部編制是105名副巡長(constable)，96名巡長(sergeant)，11名副巡官(sub-inspector)，11名巡官(Inspector)，7名督察(chief inspector)，1名副總督察(deputy superintendent)，1名總督察(superintendent)。”

“督察以上有幾個是華人？”

“一個沒有。”

巴爾敦總領事聽著露出不置可否的微笑。這時，總領事見受邀開會的人士已絡繹到齊入座，便攔下巡捕房的編制話題，向大家講出開會的目的：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暴烈要短暫，施恩要長久。’罷工、游行、開槍、拘捕是暴烈，談判、和解是施恩。暴烈時間越久，租界越弱。施恩越久，租界越穩。這兩點，在座各位想必不會有異議。”總領事邊說邊向一隻木紋美麗的煙斗填煙絲。“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告訴各位，英國政府對善後這場槍擊流血事件的態度是，接受華人提出的十三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同華人達成妥協，結束目前的戒嚴狀態。”

巴爾敦的表態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有的人驚訝得全身肌肉都成了凍肉。

巴爾敦繼續說道：“目前，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有四股勢力正在你掐我脖子、我掐你脖子地搏鬥。哪四股勢力？英美為主的租界創世人，布爾什維克俄國，日本人，華人管

英。這四股勢力中的布爾什維克俄國和日本人希望暴烈拖得越久越好，租界越亂越好。剩下的兩股勢力英美人士和華人箐英則希望租界越穩定越好。既然有共同願望，英美人士和華人箐英就應該達成和解，聯起手來壓倒前面那兩股唯恐租界天下不亂的勢力。”

巴爾敦看到出席會議的人對自己的宏論抱著半信半疑的神情，深入地繼續說：“我對這四種勢力貼上這樣對暴烈、施恩的不同標籤，既有現實的利益考量也有歷史根源。從歷史根源來講，1856年的克裡米亞戰爭，英法成功擋住沙皇俄國向西方擴展的努力，使沙皇俄國從此以後隻能把擴張的目光展向東方。那時，英國很樂意看到民治維新後的日本在東北亞崛起，成為遏制沙俄在東方擴張的主要力量。這個局面穩穩當當地維持三十年後起了變化，沙皇被布爾什維克取代，俄國在世界上變得空前孤立，為了打破孤立的局面，布爾什維克俄國跟處處碰壁的孫文博士的追隨者在中國南方挂上了鉤；於此同時，日本不再滿足於在東亞一角發展。這樣，布爾什維克俄國跟日本就同時盯上了富饒的揚子江下游，特別是上海租界這塊亞洲最繁榮的地區，千方百計想把我們英美人擠走。無論是利用紗廠工人受虐待教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也好，還是借口保護僑民向租界增派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好，都是要把租界搞亂，從而趁機擴大他們兩家的勢力。所以，我給這兩家貼上希望暴烈越久越好的標籤。

“剩下兩家勢力，我們和華人箐英，對待暴烈的態度剛剛相反。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英美人曾經對租界開發做出最大的投入，華人箐英跟我們一樣，是租界現狀的最大獲利者，所以我們和華人箐英這兩家勢力都不願意看到租界被毀，有什麼問題的話，最好是通過談判妥協，把租界的大局保全下來。所以，我給後面這兩家貼上希望暴烈越短、施恩越久越好的標籤。這樣的結論各位有什麼意見嗎？”

巴爾敦對聽眾們的臉色反應很滿意，正想繼續說下去，卻被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費信惇打斷：

“總領事能不能說得清楚一點，如何跟華人妥協？”

總董費信悖是一位來自緬因州政治世家的美國律師，他戴著黑色的玳瑁框架眼鏡，筆挺的白色西裝配上白皮鞋，衣著比在場的英國紳士們還要正經。

巴爾敦格格地笑著拿起左側茶幾上的那份中文雜誌。它是商埠印書館七月份專為槍擊事件出版的《東方雜誌》增刊。

“瞧這裡，這裡，用紅筆構出的地方。”巴爾敦把雜誌翻到登載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委員會決議書的那頁上，用手指點給臉湊近的總董費信悖看。“這些就是租界在行政管理上要跟華人談判妥協的地方。”

“你是說向華人開放工部局董事會，讓華人跟我們平起平坐當工部局董事？”

“條件第十一項就是這麼要求的。”巴爾敦簡接地肯定。

樹蔭下響起一片震驚和不滿的嘀咕聲。

巴爾敦揮手讓大家安靜下來。他看起來不像在下命令，卻語氣不容通融地說：“毫無疑問，上海公共租界的西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社會責任的一群人，他們以自己的經濟實力，通過納稅人會議，牢牢掌握工部局的運作，在社會各個領域發揮他們的影響。但是，工部局董事會成員是西人納稅人會議選出來的。我，英國駐滬總領事，根據法律，是這個納稅人會議的召集人。今天，我請工部局法律顧問的大律師們也來開會，就是為了從法律層面獲得對我的支持。我要召開納稅人會議，對接納華人當工部局董事作投票表決。希望各位協助我，讓納稅人會議投票表決同意讓華人當工部局董事。這是經外交大臣張伯倫爵士確認的英國政府的立場，也是最符合租界裡西人利益的立場。”

“華人進了董事會，以後我們西人說話還有人買賬嗎？”工部局前總董皮爾斯擔憂地問。

“為什麼沒人買賬？董事會裡還有日本董事。日本董事說的話，華人董事不會買賬；華人董事說的話，日本董事不會買賬。隻有我們西人董事說的話，日本和華人董事才可能同時買賬。讓華人加入董事會，既是跟華人籌英妥協，也是牽制日本人的一種方法。相信

我，以後董事會的總董還是西人當選，董事會裡那怕華人董事的人數跟西人董事一樣多，還是西人董事說話最算數！”

沒有人能駁倒巴爾敦的邏輯。

巴爾敦趁熱打鐵地說下去，“除了接納華人進董事會，根據條件第七項，巡捕房的干部編制也要作調整。麥克尤總督察，這方面我希望你能擬定一個草案，各級警官直至督察這一級，都要大大增加華人名額。”

“總領事閣下，坦率地說，我覺得要納稅人會議表決同意華人跟我們平起平坐，分享工部局董事會的權力，難度很大。”現任總董費信惇向巴爾敦澆出一瓢冷水。“六年前，也有少數西人提出讓華人參政，結果連三成贊成票都沒有到達。最後，讓五個華人當工部局的諮詢顧問作為台階收場。”

巴爾敦第一次顯得有點不耐煩，“六年前，那時沒有槍擊事件，沒有罷市罷課，沒有布爾什維克活動，沒有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現在，那五個華人諮詢顧問已經集體辭職，抗議無職無權。各位是租界的公眾領袖，如果各位中有人認為不該讓華人加入董事會，把理由拿出來，看看能不能說服我改變主意。如果拿不出理由，光是為了有難度不去做，喪失和華人妥協的大好時機，讓租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混亂，那麼各位就要為丟失公共租界負歷史責任！”

除了蒲納德副領事之外，所有的聽眾都張口結舌。沒有人提出異議，使巴爾敦總領事信心倍增。為了鼓動這些公眾領袖不懼困難，推動納稅人會議作出理想的表決，總領事開始滔滔不絕地跟與會者分享大英帝國如何在其他殖民地處理危機轉危為安的事跡：大英帝國這樣一個屬地、自治領、殖民地橫跨五大洲、七大洋的龐大帝國，怎麼可能年年風調雨順、處處國泰民安呢？內憂外患要麼交替，要麼同時出現，隻有保持警惕，充滿信心，處理得當，帝國經歷每次局部危機後才會變得更為壯大。1857年，服務東印度公司的印度回教士兵大叛亂，東印度公司聯合21個印度土邦對付人數四倍於英國正規軍的嘩變部隊，

最後接受維多利亞女王兼任“印度女皇”，終於完成大英帝國對印度的直接統治。1897年1月出使貝寧帝國的250人遠足使團被當地國王的軍隊偷襲，隻剩兩個人活命逃出，一個月後英國的增援力量聯合鄰國土著，攻佔首都貝寧城，滅了貝寧帝國。。。總之，和當地人結

盟是解決危機的萬靈藥。公共租界西人納稅人會議投票同意華人當工部局董事，就是服用這劑藥，讓患病的租界康復。這劑藥能不能服服帖帖地入胃，全靠在座各位賣力拉票。

巴爾敦使出渾身解數說服到會的西人領袖承諾為他拉票，他舉出更多大英殖民當局跟當地人結盟達到雙贏的例子。他時而懇求大家不要麻木不仁耽誤時機，晚做總比不做強。時而危脅大家英國海軍陸戰隊很快就要撤離租界。

這場樹蔭下的會議一直開到黃昏才結束。西人領袖們帶著滿腦子嗡嗡作響的“拉票，拉票，拉票”聲離開大英駐滬領事館。

在費信惇等人還沒有把握拉到足夠票數的時候，迫於時局的發展，巴爾敦就決定了召開西人納稅人會議的日期。

召開西人納稅人會議的地點選在南京路上的卡爾登舞廳（現大光明電影院）。麥克尤總督察對這次會議的警衛工作了精心安排。開會那天，他派遣一支佩帶“值勤”白臂章的印度錫克巡捕將南京路這個地段圍堵成細小的通道勉強可以讓赴會的西人納稅人的車輛通過。卡爾登舞廳對面的人行道上擠滿忙碌的記者，他們不時截住前來參加會議的西人納稅人，問這問那，打聽這次納稅人會議的情況，直到被“值勤”的錫克巡捕趕走。

下午一點之前，參加會議的一千多西人納稅人絡繹到齊，把舞廳裡臨時擺好的成排折疊椅坐滿八成。鑒於納稅人會議的入會資格，到會的都是公共租界裡有相當納稅能力的西人。他們大都互相認識，要麼是在社交場合，要麼是在處理業務之時，經常發生來往，有的還是親戚密友。他們就座前，禮貌地互相打招呼，就座後，有的向鄰座遞上一支有金色圖案的雪茄。

供樂隊奏樂的音樂台臨時改成大會主席台。主席台前放著投票箱，箱上印著十四個國家的國旗拼成的租界萬國旗徽。主席台上，中央擺著鋪綠呢桌布的長桌。會議召集人巴爾敦總領事和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費信惇坐在桌後，他們面前各有一隻麥克風。桌上還有一隻無主的麥克風，那是為即席發言人準備的。

高高的天花板上所有的照明燈全部打開，光耀得令人抬起頭來睜不開眼睛。

一點整，巴爾敦總領事向已騰起藍色雪茄煙霧的觀眾席擺擺手。全場安靜下來。

總領事宣佈開會，“本屆公共租界西人納稅人會議現在開始。請費信惇先生就本屆大會要表決的華人加入工部局董事會一案作提案說明。”

費信惇穿著深藍色的西裝套裝，戴著黑色的玳瑁框架眼鏡，手裡拿著一疊講稿，站立起來。他沒有看講稿，好像拉家常一樣地對著麥克風開始發言：

“今天巴爾敦總領事召集大家來開會，就是要表決是否同意華人加入工部局董事會。鄙人是該案的提案人，很樂意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提這個案子的理由。

“租界的繁榮依靠的是貿易，華人在租界不僅是我們西人的鄰居，而且是我們西人的貿易伙伴。今天，公共租界裡的華人人口已經到達八十四萬，無論從人口還是納稅的金額都已遠遠超過我們西人，可以說，沒有華人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今天租界的繁榮。

“我知道這裡有些人會說，是我們西人創建了租界，然後允許華人在租界定居，並且在領事館裡以西人的名義登記每一片土地的地契。是的，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們都心知肚明，我們與華人貿易，從他們那裡征稅，他們的存在極大地增加了租界的財富。華人不在此，我們手裡的貨物就沒有市場，因為華人在租界對我們有利，所以我們允許並歡迎他們來。如果，今天我向納稅人會議提交一個要華人全部離開租界的提案，你們都會舉起雙手反對，因為你們知道自己的生計會沒了著落。我敢進一步說，如果華人都離開租界，我們會去找他們回來，因為我們跟華人已經成為貿易共同體。

“既然華人已經並且正在為上海租界的繁榮和財富作出貢獻，那麼，這個中國最偉大

的工商城市的前途，就完全和絕對地需要依靠華洋雙方的友善和合作。

“六年前，尊敬的裡德立 (Edward Little) 先生曾經向納稅人會議提出容納華人當董事的提案。很可惜，他今天不能跟我們在一起，因為他已去北京擔任澳大利亞駐中國的商務代表。在得到他的同意後，我願意在這裡跟各位重溫裡德立先生當年的名言如下：作為上海居民 (Shanghaiander)，對於這個城市，我們擁有利益，也為它驕傲，並且希望它能像倫敦、紐約一樣，成為大上海。偉大的現實首先源自一些熱心者的夢想。如果在我們的董事會裡能夠同華人在平等的條件下建立起伙伴關係，可以樂觀地想像，對我們來說，偉大夢想的實現是可能的，不是立刻而是漸進地實現。

“結論是，投票同意華人加入工部局董事會是最符合在座各位利益的明智之舉！謝謝各位！”

費信惇的話音未落，還沒坐下，觀眾席裡就噼哩啪啦響起掌聲、喝彩聲，和與之相反的散發不滿情緒的噓聲。

“對於費信惇總董的提案，有什麼意見？”巴爾敦總領事大聲問。

“我附議該提案並要求發言，”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工部局董事會前總董史密斯站起來說。

“史密斯先生，請你上台講。”

史密斯是儀和洋行的執行董事，當過兩年工部局總董。他戴著夾鼻眼鏡，穿著條紋西裝，站到主席台上那隻無主的麥克風後，用在董事會作報告的干脆口氣表明他的觀點：

“信任和友善是達成任何交易的基礎。今天對費信惇總董的提案，是投票表決支持還是反對，決定著我們跟華人未來在租界的關係。如果我們投票反對，華人的唯一解釋就是我們西人沒有把他們當一回事，他們會從此跟我們分道揚鑣。如果我們投票贊成，就是證明我們西人願意用行動把華人當作伙伴，這將鼓舞華人盡最大努力，不辜負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從而跟我們西人建立友善的關係。表決前，請各位問一下自己，我們西人需要華

人的信任和友善嗎？然後決定如何投票。謝謝各位！”

史密斯在掌聲和噓聲中走下主席台。

“對於費信惇總董的提案，還有什麼意見？”

“我反對提案裡給華人三個董事席位，我要求發言！”有人站起來說。

“請上台發言。”

上台發言的是一個戴紅點印花領結名叫甘維露 (Lawrence K Kentwell) 的歐亞混血青年。他生在美國，母親是華人，父親是英國人。歐亞混血在租界西人裡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甘維露的發言內容頗出人意外。他說：

“大家完全明白，華人繳納的稅款佔租界收入的一大部分，但是在行政管理中沒有他們的發言權。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華人董事的名額應該是根據他們的納稅額來分配，而不應該硬性規定是三個。對費信惇先生的提案，我提出修正案，每年華人董事的名額應根據上一年華人對租界繳稅的份額來決定，這樣更符合華人工商學聯合會決議裡第十一條要求，這樣做更能獲得華人的友善。。。。”

甘維露還在講下去，卻被一大片噓聲演沒。一個憤怒的聲音吼道：“這樣做，華人董事人數會大大超過西人董事！豈有此理！”

會場裡響起更多的聲音：“別再講了！”“閉嘴！”“快下台！”

甘維露不為責難的場面所動，把話全部講完後才走下台去。另一個歐亞混血青年露雪臣 (Russell B S Chen) 站起來為他喝彩：“甘維露講得好！我附議你的。。。”

會場裡響起更高音的噓聲，沒有人聽得清露雪臣余下的話。

巴爾敦總領事喊了好幾聲“肅靜！”把喧鬧壓下去。

“請繼續對費信惇先生的提案和甘維露先生的修正案發言。”

一位矮胖戴金絲邊眼鏡的英國紳士走上台，他是《字林西報》的編輯格林 (O M Green)。他說：“如果沒有大量華人居民來此與我們商業合作，並且帶來很多的錢，而且坦率地說

他們也支付了大量的稅，那麼精力充沛、誠實和有能力的外國人的管理也不能把上海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承認這一點是公平的，並且是我們都真心這樣認為。

“但是，在1840年代，租界這塊地皮並非是我們從中國政府那裡侵佔來的，而是由中國官員刻意提供給外國人居住的，並且毫無疑問的是那時的中國官員處心積慮地希望外國人遠離他們居住的老城，想把外國人關在這片荒涼的地方，就像更早的時候把外國人關在廣州蕃坊裡一樣。憑借外國人投入的精力和正直，才在這快荒灘上建起這座偉大的城市。當初這塊土地給我們的時候根本不是現在有些先生說的一塊出爐蛋糕，而是一根連狗都嫌棄的爛骨頭。（笑聲）請各位投票時，不要忘了這點歷史。謝謝！”

編輯格林在轟堂大笑裡離開主席台。

接著，傳教士謝波得（GW Sheppard）牧師走上主台，他的發言簡短而尖銳：

“我們所在的這個國家，中國，猖獗地流行敲詐勒索。在這裡，對於每一筆交易來講，敲詐勒索被認為是像空氣一樣必然的東西，是官場必備的條件，如同《字林西報》所說，那已經成為一個完善的制度，就好比我們不能逃避空氣的壓力一般，敲詐勒索定義為公職的合法額外收入。如果這樣的因素，隨著華人當上工部局董事，引入我們的行政機構，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如果允許腐敗和敲詐勒索進入我們的行政部門，我們的行政效率就會滑向低效的深淵，向租界以外中國人管轄的華界看齊。這就是我要提醒各位的事情。謝謝大家！”

針對傳教士謝波得牧師的尖銳提醒，一位年輕商人上台反駁：

“我是裡德立先生的侄子，對於剛才謝波得牧師的提醒，我想引用我叔父6年前首次提出讓華人加入董事會時的一段話來中和一下。

“我們大家都承認在華人當中普遍存在敲詐勒索。不知從何時起這種東西已植根於他們的政體之中。長久以來，每一個政府職位都隻支付名義上的薪水，這份薪水如此微薄，還不夠支付手底下衙役和幕僚的開銷——遠不足以維持生活，從最高到最低的職位都會有灰

色的財源，這是中國官員獲取酬勞的制度，不熟悉這種做法的外國人錯誤地稱其為敲詐勒索。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不是什麼秘密或不正常，這同外國官員也可以共享領事的簽證手續費有點類似。華人給予他們的官員一些酬勞被認為是正常的、被認可的和獲得官方同意的的方式。至於，這種酬勞方式會不會像謝波得牧師擔心的那樣，隨著華人進入董事會而引進我們的行政機構呢？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現在一個華人來工部局辦事並不需要另外付酬勞，將來有華人當董事後，辦同樣的事情變得需要額外付酬勞的話，那個華人可以向銓敘委員會告發，對嗎？我們應該有信心，西人建立的行政方式會讓華人扔掉敲詐勒索的壞習慣，而不是敲詐勒索會淹沒西人建立的行政方式！謝謝各位！”

裡德立侄子的話贏得的掌聲明顯多於噓聲。喧鬧聲後，足足有一分鐘沒有人再要求發言。巴爾敦總領事覺得火候差不多了，正想宣佈開始投票，坐在他旁邊的費信惇向他表示要最後致辭，總領事點點頭，作了一個請不要講太久的眼色。

費信惇的最後致辭確實很短，他說：

“各位，我們不是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領土終將回到中國人的控制之下——那時上海將會是一個偉大的國際化都市，中國最繁榮的貿易中心。對我們西人來說，到了那時我們西人與華人的友善仍能維持，我們西人的商業利益仍能保持，那就是最好的結果。為了到達這個結果，我們西人必須和租界華人結合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我的提案就是邁向那個結果的第一步。謝謝各位。”

費信惇講話後，全場一片寂靜。現任總董的話收到立杆見影的效果：一切要保持原狀已不可能，西人的商業利益和華人的政治權利必須綁在一齊互相補台！

巴爾敦總領事宣佈開始投票。身穿禮服的工作人員站到成排座位中間的過道，引導寫完選票後不斷站起來的西人納稅人，從左右兩邊有序地匯成一條隊伍，魚貫來到投票箱前投票。投完票的人通過成排座位兩側的過道回到座位，或離開會場。投票進行到晚上八點才結束。

第二天早晨，《字林西報》頭版以特大鉛字發布投票結果如下：

“本報訊：昨晚公共租界西人納稅人會議以五成八的票數通過費信惇總董提議的結納三名華人加入工部局董事會的提案，以九成五的票數否決甘維露以納稅份額決定華人董事人數的修正案。”

DRAFT